#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 曲洧舊聞卷五

宋 朱弁 撰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彦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

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賦為開封府解頭大受為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為表姪禹玉内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啟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啟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畧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啟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為

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
祕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
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為陜
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
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名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
草麻曁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
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

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刱天慶觀别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為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固乞以最上律院改

允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天慶觀寺院改額為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為新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新學已為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

訓幼學為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至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

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
詔於延和殿按試諧意延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
經意者既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
正奏名遂于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
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為記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
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
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

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坡不

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荆公笑曰禮為我輩設哉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坡不可以此懾伏也

承君建中靖國間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為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郗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不謂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

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東坡云

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容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容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襲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鬬品少焉解

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柹人取其皮剥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柹漆葢愈於柹也吾乆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差取倒黏

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漓酒中則醇釅可飲其明為燭其烟為墨其皮上

蘚為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産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皺冠百木畧數其用於世几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黙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

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凝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讚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

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于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寫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轢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黄鍾一宫惟繫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

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黄鍾請悉别製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黄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語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楶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而與天下婦人鬭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

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巳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巳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

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溫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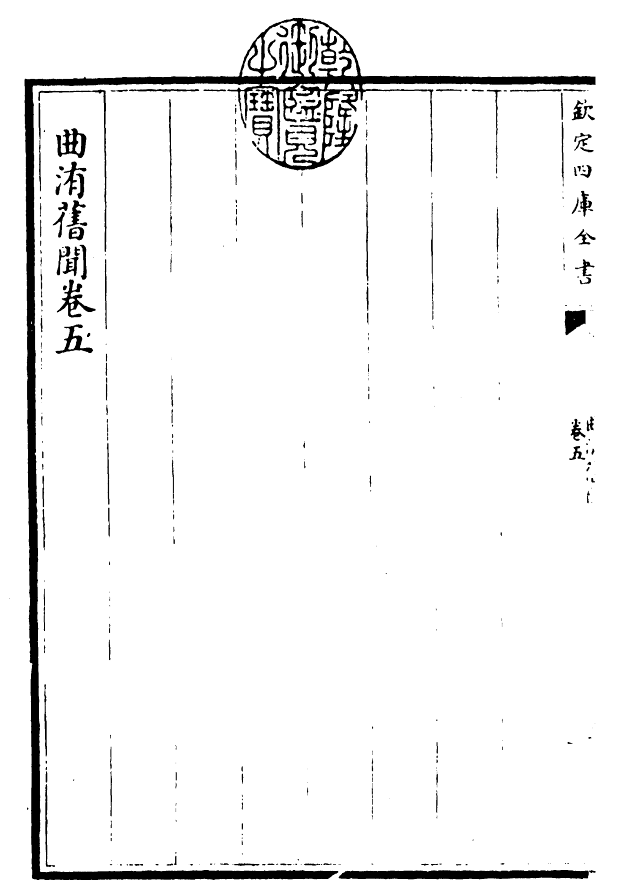
略細故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為天下計當如此耳

子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伋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詐理所才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雪理者皆在

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為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當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

熈寧大臣以搢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素理所專為新州之黨上誤

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為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為郢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睿斷有八百件之寛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曲洧舊聞卷六至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 曲洧舊聞卷六

宋 朱弁 撰

相之作獨座曰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已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施設始得子宣聞其言怒甚異日罷為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剗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

又不果也

劉德初為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秘監時為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為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

止

邢恕字和叔吕申公司馬温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蚤就議論如老成人黄魯直諸公皆與之為忘年友所謂原武小邢是也元祐初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啟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為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揺温公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為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

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為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説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蹤跡詭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醖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髙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

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閤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策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曾直詩曰曾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子和叔放歸田里曾子開行頭詞其畧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

名蒙竄斥之罪欺天悮國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為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虚言子厚於謫所聞之皇懼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遏絶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豈惟密畫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虚美者它人讇直拙踈斂衆怨於一已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

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作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為予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䘏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為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胥吏文資中為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出則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勲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

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為三少時時陶鑄宰執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為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兼得耶

蔡京豐吏禄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郗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

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熈河用兵歳費四百餘萬緡自熈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歳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熈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鄜延開拓不在其數比邊自增歳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歳開邊五

倍之而羌戎跳梁出没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
痛哉東坡云横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
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
懸絶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真智識真
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黄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
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虚白在其
流輩中獨不闕 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

名馬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常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

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頴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眂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

經所傳者絶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葢不足怪而頴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幙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

京師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

明日對賔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為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

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

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

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

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嚴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

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覿寢疾子履往候之覿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覿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存中為内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為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為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盌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

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皛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蘆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饑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

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為模
又語訛謨為毛常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
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為吳冲卿在揆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
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為巳利故
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鉤致其
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
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為中丞冲卿乆之求退

而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覲望成風為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覿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録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闕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

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為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末以後多偃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間守鄭京西路旱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于曹建炎初卒於家平生好事極多子頗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蠲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爲參詳官討論其事閭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爲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名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爲已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嫡憲鏜子婿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以自安者

鐙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勲業者今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鐙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名矣

曲洧舊聞卷六

# 曲洧舊聞卷七

宋　朱弁　撰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瑶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

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蕭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醑
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咸里李和文駙馬獻卿
金坡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醽醁曹駙馬詩字公雅
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
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
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礬樓也忻
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玉樓玉
醞鐵薛樓瑤醽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

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為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為邸）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瑶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禄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潩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

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濵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瑶波相州銀光懐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爪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静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鳯翔府槖泉河中府天禄又舜泉陝府蒙泉華

州蓮花又氷堂上尊也邠州静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瑶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劒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

渠州葡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峡州重糜至喜泉夔州法醹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瑶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换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兖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醒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

氷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秘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淸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頴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覲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

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録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遥詠燈山詩唐明皇開元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宫太后是則唐以前歳不甞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

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錄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葢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穴冢也烟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鍬擊之應手而

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冢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媪善聯串骸骨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墓下以耆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豈惜大

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損事或不濟蓋疎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置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 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

造滕必有以激奬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身為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為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宜公累上疏切諫以謂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

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則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黄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免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命置馬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汚不法王明為郢陵縣令獨以廉

律身百姓沿故例行賕賂明皆不受曰但為我買薪芻
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間莫曉明因築
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
史館滿歲命為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
唐文皇之魏徵也
真定康敦復嘗謂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墻

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橘滿汀洲靜尋緑逕煎茶寺徧上紅墻賣酒樓西洛分臺索拘檢繡衣不得等閑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為可恨也又謂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

戲人笑亦笑謂衆人决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為我於曲洧舊聞併録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為吏廉積學積文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晁以道為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為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為學之道當

愼其初能愼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居絶人
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
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
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為梁才
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為
正字自是與晁氏凡弟絶矣既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
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已始
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

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為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

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憸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予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為陜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闕

平仲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絶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

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竊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

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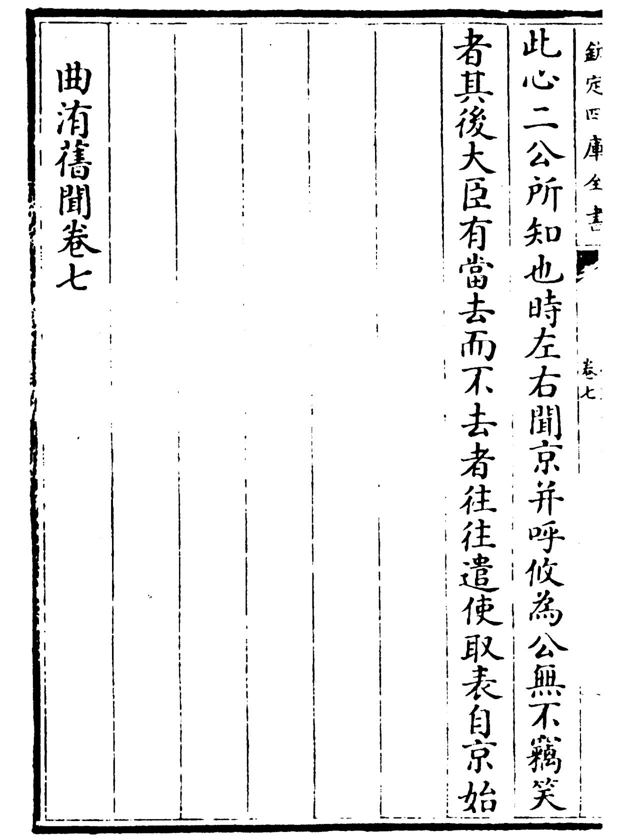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劄子言長主于屬雖尊于服已踈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子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于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畧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為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遊從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

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姑蘇因朱冲内連貴璫人人與為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還第聲艷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為巳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







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閶京并呼攸為公無不竊笑

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七

# 曲洧舊聞卷八

宋 朱弁 撰

劉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頴叔為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鰍一條與龜獻于逵以致今秋歸之意頴叔老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

客客散熟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于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與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閭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于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為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

符末都成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餕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為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為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熏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

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為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

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燕賞而作也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為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即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絶今到興唐遊奇蹤更無別枿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回碎明

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為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京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黄經臣監勘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為獄因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宫禁對左右説及瓘宜名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其如在天之靈何上慼頻者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曾布而名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風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内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還里閈最蚤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彦今觀其表忠彦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懌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畧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

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
復車駕一出都人懽忻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
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覩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
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
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
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韓公
徐曰稚圭玆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

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翌日遂

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寀長卿嘗為予言宣和末親于鐵北馬鋪中

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裁成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基

如今應奉歸真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饋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

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為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

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閤分十

副餘十副今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夸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間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蘋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我有玉延行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鵝掌鮓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黄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

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為赤岸監酒稅其後名還有謝啟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為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為公呵佛罵祖益欲坡薦為臺諫也温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于八達之衢為不悞人也温公遂止紹聖間章子厚用為中書舍人謝啟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畧有二蘇狂率三孔闒踈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槖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

名為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盡叙京所更張政事以頌聖德其大畧云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徒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遍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為紹述之聖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為京所切齒而自

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與池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瀹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畧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只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為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

出東坡紹聖所書可見矣自唐租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

大更張不原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為害凡十又言變祖宗法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内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誕謾上惑朝廷外揺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皇子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沉厚有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為元勲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盍言其事也

歐公作晝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祕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于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珞琭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為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為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為六義之一葢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

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儇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為也俚俗乃以為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凡趙藎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説乎外凡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

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俘因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為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

魯公默然是夜寄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叅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叅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辯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熈豐事本末者嘗為予言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為之游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與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為地孝

寛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
阿誰教汝兒擘口子由無語

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却理亦宜
但不以言語罪人况嘗為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
雖欲悔之無及矣

元祐四年三月巳卯銅渾儀新成益蘇子容所造也古
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為羲和之舊器漢洛下閎東
京張平子蔡邕呉王蕃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

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名姓）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鑿竅依竅知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為成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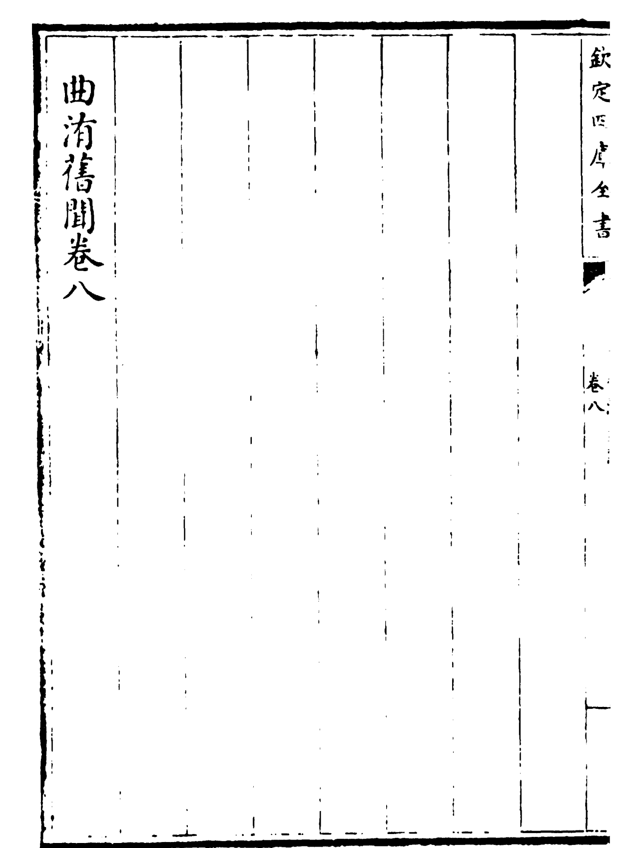
之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為秘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為助子中為言于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無一人敢與此器為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寖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寄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

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今晁
傷奇太早可作曾直微意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
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
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
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
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
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

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畧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為廏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訪其齋則已為馬廏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八

# 曲洧舊聞卷九

宋 朱弁 撰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嫺舊其結句云一時鷄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

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畧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縁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撑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已之論也坡天才無施不可而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岳峙淵滀時有夢得波峭然無

已此論施於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
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絶塵之數矣無已近來得渡嶺
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絶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
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
乎予聞叄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熈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
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
制禮其詳至於牀笫之際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

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葢熈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檿爲身檀爲弰鐵爲鎗鐙銅爲機麻索繫扎絲爲絃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笴有司鋸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

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燕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

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誥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别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吕寶臣公弼以爲不可且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于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葅民賴以充饑葢前此不聞也

雒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中師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中師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中師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

命僧守䕶葬墳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録定州北平縣主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頼不逞之人剌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禄其長使自愛重

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内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葢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蠲

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舫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玆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黄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黄岡時爭傳誦惜

不見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閲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旬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絶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僚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寛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為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竃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竃間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數十其傍皆甓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舊聞

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推積不能
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葢金陵故
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
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卜
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
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葢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
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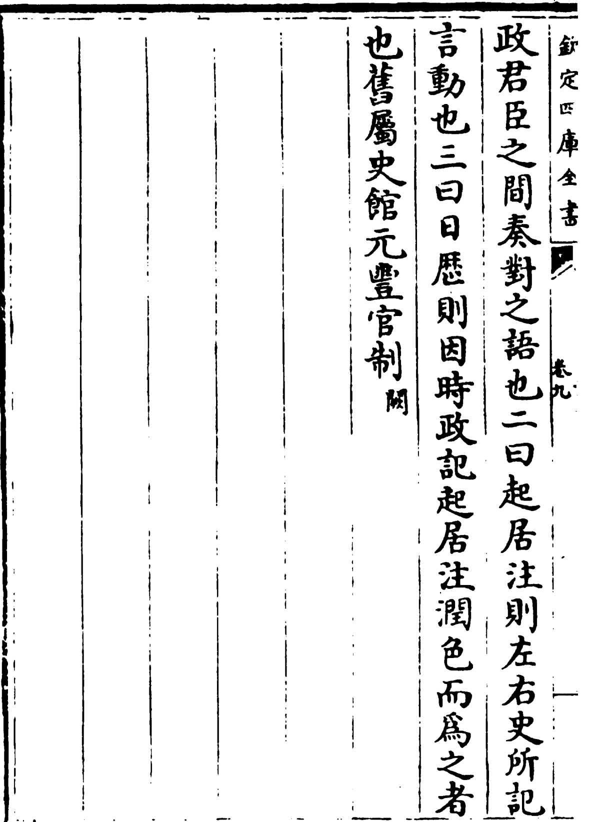
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閧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返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為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倣之至有不

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盖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傳淞卿給事以氷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凉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氷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棊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

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返類啟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龔黄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





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闕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頴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廣者因盡删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葢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

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識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荅書大畧皆讕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

圓而曰我苐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晝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牽爾而為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强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葢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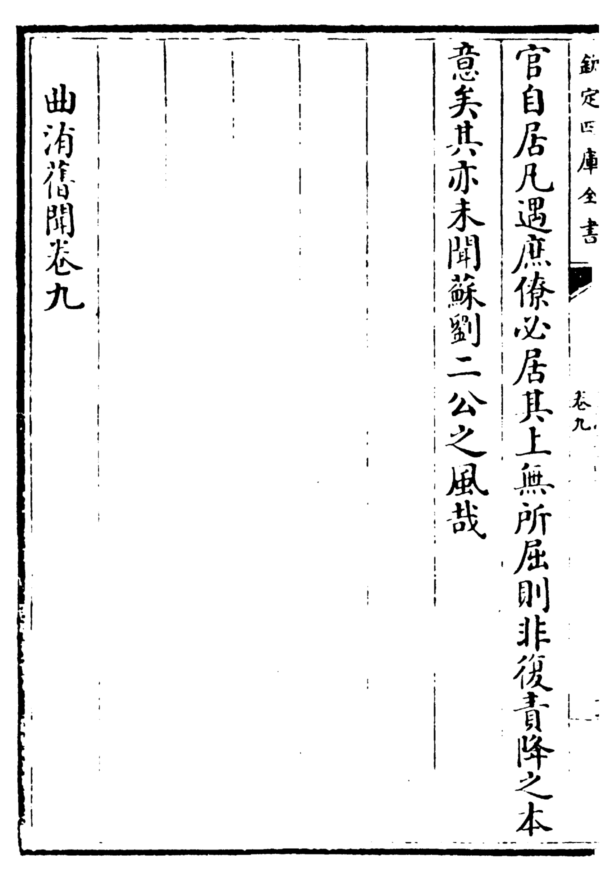
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閑言猶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尚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甚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眞此流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來問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龎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天象成文云

罷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成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録自慶歷元年初分陜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倶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者以王文正之事凖之可以無疑矧莊

敏公决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
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
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
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
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閑局蘇公曰方
以罪謫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
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

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舊官領祠然
纔承議郎所至與人敘位必謹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
日謁鄉人趙晙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
之敘官張雖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
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
適張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
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容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
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



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九

# 曲洧舊聞卷十

宋 朱弁 撰

仇愈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覘其爲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

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禍及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勑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

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葢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禄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浩著刋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

惟以為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别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禄至光禄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緩寀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

以後皆有之唐以為文散階元豊官制以為寄祿官亞
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髙及前二府之被
寄任者為宣徽使元豊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
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㫖依見任執政予謂
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
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
為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為學彭公既魁天下開報之日

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並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為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為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歆豔為學者益衆每科舉常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

引如何萛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盖自悔失言也

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晩不及相接子固中閒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而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値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即頷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

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

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劇賊尹遇者久

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名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

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

免君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既諜

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

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為言於朝請以年

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巳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自有謂也且既巳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温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葢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温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過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令之中散大夫則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
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
君二也今為令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今為從事
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
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罍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
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為榮事李文饒
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國朝二

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
懐榮感葢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
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
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啟曰惟近輔之名
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
尚守朱門之舊追懐今昔倍劇悲歆靖康中翟公巽自
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
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耒邑世祠猶有奉嘗之

舊恬侯家法曾憐孝謹之衰敢不慤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敎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朗曰此鷄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

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詎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王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凡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

號師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旣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掊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

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予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秘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

也范不能對予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間乎世既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凌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年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尚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

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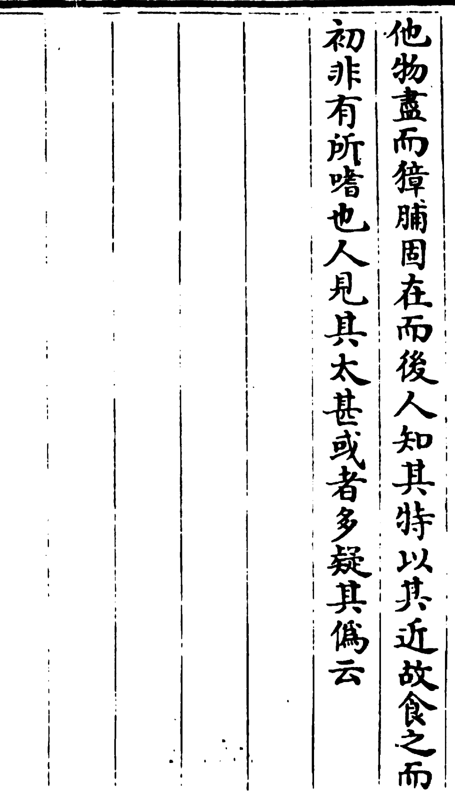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即位之初以讖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旬

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為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為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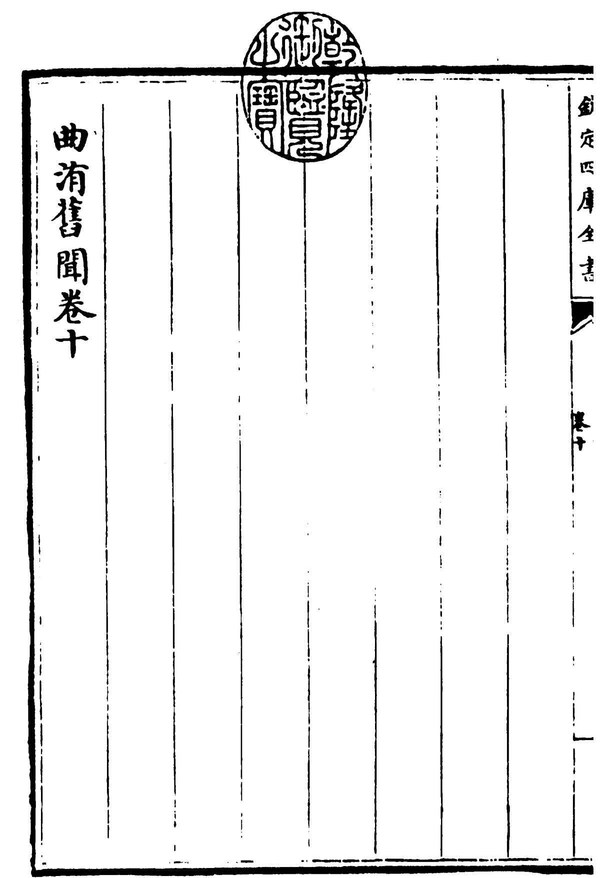
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常衮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向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别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汚飲食麄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王汝常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



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